

[地方案例]

逐梦“最美农场” 开创中国特色家庭农场

安徽家庭农场 突破10万家

全省三等及以上小麦占比同比增加32.6个百分点；家庭农场突破10万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1%……安徽省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截至6月底，安徽省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2552家、家庭农场8408家，总数分别达10.3万家、10.5万家。全省新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2家，总数达到16143家。全省新增农业产业化联合体31家，总数达1972家。

此外，农民增收态势良好。上半年，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28元，同比增长10.1%。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有效带动了农村消费，全省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4%，高于城镇2个百分点。

姜刚

智慧气象终端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8月5日，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气象局为山东绿丰生态农业园大樱桃种植基地安装了智慧农业直通式服务预警终端，进一步提高信息互联互通效率和直通式服务质量。

县气象局长期为樱桃种植户提供樱桃种植、樱桃采摘等农业气象服务，切实帮助百姓以科学方式提高产量。“互联网+”的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加强重要天气和关键农时气象保障服务，强化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服务。

据介绍，五莲县是樱桃大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对气象服务需求较高。

徐浩然

现代农机合作社 力挺“双抢”显身手

8月7日上午，在湖南蓝山县小泉村连片稻田里，2台联合收割机和1台大型轮式拖拉机在炎炎烈日下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划破了乡间田野原有的寂静……这是舜意农机专业合作社自“双抢”以来投入秋收秋种的一个场景。“这么热的天气割禾打田，人力真的吃不消，也请不到劳力，只能靠这些铁家伙了，又快又省力！”合作社负责人黄永新指着收割机吐出的黄灿灿稻谷和拖拉机犁出的一排排泥浪感慨地说道。

眼下，正值蓝山县中稻抢收晚稻抢种的关键期，为减轻稻农负担，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蓝山县14家现代农机合作社开足马力，全力投入“双抢”会战。县农机部门一手抓政策引导，一手抓服务支持，助力现代农机合作组织“搭桥唱戏”，让现代农机显身手，助稻农增产增效。

截至目前，全县14家农机合作社共投入水稻生产耕种收及运输烘干等机械500余台套，抢收水稻面积4.5万亩，机耕水田面积2.8万亩，抢插晚稻2万余亩成为引领“双抢”农机化作业的主力军。

欧阳翔煜

冬日，笔者驱车穿过三江平原的腹地来到垦区八五九农场。一轮圆月从无垠的耕地边际冉冉升起，白雪覆盖在黑土地上，一条条垄沟黑脊，从白雪中勾勒出富有张力的线条。在这诗情画意的情境中，一位老人正在用手机记录冬日里的大地和茂密的树林。他就是葛柏林。



一见到我们，葛老兴奋地展示他手机里的家庭农场照片。葛老刚刚学会用微信，是孙女手把手教的。他说，要把他的“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通过微信，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能分享他的耕种理念和种树经验。

72岁的葛老喜欢大家叫他葛场长。他和老伴都是知青，在北大荒这片黑土地上，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特色家庭农场。

第二天清晨，葛场长和他的儿子葛麦开着越野车来接笔者，我们一同走进橡树园，一栋栋欧式别墅错落在鳌花湖畔，因乌苏里江盛产鳌花鱼，葛场长把林中的水泡起名鳌花岛。葛场长表示，他现在拥有4000亩林地，橡树园里最粗的树两个大人都抱不过来。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园林，每年夏天都接待大批游客观光、度假。

创办家庭农场成“全国粮食生产大户”

在葛场长家，葛柏林夫妇介绍了这个家庭农场的创业史。

1947年出生的葛柏林，11岁随转业的父亲从浙江诸暨农村来到北大荒。1968年6月，高中毕业后他下乡来到了八五九农场。在连队，葛柏林和北京知青林莉相识并相爱。林莉说爱上老葛的原因是，他朴实能干，有头脑，有激情。

1984年，下乡16年的葛柏林，已经从十连的统计、技术员、副队长、队长，干到了三分场场长。可是他毅然辞去官职，去大荒原深处创办开发性家庭农场。

为什么这时候要去办家庭农场？老葛说是受到了美国电视连续剧《草原小屋》和他在中学时读过的前苏联小说《金星英雄》的影响。“一家人开一辆大篷车，到美国西部开发家庭农场，觉得挺有意思。我就想自个儿也办个家庭农场，美国人能干，咱们也能干。”而“金星英雄”退役后回到集体农庄带领大家走上富裕道路的事迹，他一直念念不忘。

最初，葛柏林在离场部70多公里的地方包了一片荒原。辛勤的付出得到回报，第一年毛收入11万元。怕有人说他占公家便宜，葛柏林把已开好的地还给连队，跑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上重新开荒。林莉也辞去农场工会副主席的职务跟着老葛干起来。

家庭农场这种农业生产形式，也经历了多次波折，但葛柏林一直坚持着。“我一直订阅大量报刊，及时了解国家政策。我的理解是：只要农村联产承包制度不变，城里个体工商户不取缔，我就一直干下去。”老葛道出了坚持的理由。

在这个信念下，葛柏林在乌苏里江边、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北国荒原上放手一搏，实现了“自己拥有一片土地，自己耕耘，自己收获”的理想。

从1985年开始，历经30多年的奋斗，开垦荒地10000亩，其中6000亩耕地，承包经营上万亩土地，添置了价值数百万元的四五十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了从整地、种植到秋收的全程机械化，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经营的中国式家庭农场。

在葛柏林家里，老伴林莉拿来自

两个奖状，那是2003年农业部颁发的“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全国种粮十大标兵”的奖状。葛柏林指着窗外说，还奖给我一台拖拉机呢，那不，停在场院上的大棚里呢！

打造保护区被评为AA级景区

葛柏林领着笔者来到他挖的一个大鱼塘，在他的领地里，这样的水塘有六七个，最大的占地50亩。眼前的鱼塘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在白雪中间的部位，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冰面。葛场长说，把冰面上的雪清理干净，是让阳光照进冰下面的水里，水生物会长得好，鱼儿也不会缺氧。尽管是冬日，清晰可见柳成行，树林成片。笔者向远望去，葛场长和他的员工搭建的栈道在湿地中延伸着……老葛说，这片湿地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用200亩已开好的良田换来的，当时垦区出现二次开荒热，有人盯上了这片近千亩的原始湿地，为保护湿地，他雇来挖掘机，沿湿地外围堆起一圈高高的土坝。每年自掏腰包给湿地注水。湿地渐渐恢复原貌，各种野生动物又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走过湖畔，笔者跟着老葛进入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松林，雾凇的再现，银装素裹，把这里打扮得如同童话世界。老葛是个种树迷，二三十年间，他的农场已种树100万株，有红松、落叶松、樟子松，还有核桃楸。他曾花5000元，派人到完达山收集核桃楸树种，现在已经有2万棵核桃楸在他这里安家落户。

葛柏林把植树造林视为还债。

他说：“我当年曾和知青战友一起上山砍树开荒，欠下一笔不小的生态账，大批知青返城后，我自愿留下来，就是为了还账。我的家庭农场不但要承包一块土地，栽种一片树木，更要保护一方生灵，美化这片国土！”

橡树园有上千株树龄超过半百甚至一百的橡树。冬季，其它树的叶子早就让秋风扫落了，只有橡树叶子在寒风劲吹中就是不肯飘离枝头，成为冰天雪地中一景。

这里本是乌苏里江边的一片380亩林地，由于遭人为破坏，上百年的橡树当烧材砍走，葛柏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在2008年斥资买下了其中两公里江段边的一片堤坝，建成了鳌花岛橡树园。2013年，鳌花岛旅游区被评为国家AA景区。

把家庭幸福和黑土地拴在一起

从开发圈河农场到建设鳌花岛，三十多年的岁月，葛柏林和林莉从风华正茂的下乡知青，成为年过古稀的老人。如今，他俩已经不种地了，平时打理一下树林和鱼塘，没事就到天然氧吧——他们的树林转一圈儿，感觉神清气爽，无比舒坦。

抚今追昔，让葛柏林感触最深的是他的老伴林莉：“她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在知青大返城时，她家为她回京办好了手续，工作也安排了，为了我她没有回城。我辞职办家庭农场，她跟我一头扎进了荒原深处，在荒原上饱受蚊虫叮咬，站在泥水中，光脚给我们做饭。家庭农场的每项决策，特别是大笔支出、高息举债，她都大力支持。当家庭农场有了钱时，很多人劝我们到海南、北京买房，但我们决定把收入用于保护生态、植树造林，并永远把家安置在北大荒。有人不解，问她为什么那么坚定地支持我干事业。她只是淡定地说：‘他干的都是正事，都是好事，我为什么不支持？到北京、海南买房子，不如在北大荒干点实实在在的事让人踏实。’说到这里，老葛热泪盈眶。”

谈到家庭农场的未来，葛柏林说，给儿子起名为葛麦，给孙女起名葛豆，意喻让他们子承父业：“农民世家，一代代地接下去。”

葛麦在父亲手下当技术总管，他的治下有包括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深松机、割晒机、扬场机、输送机、喷药机等全套世界一流的30多台农业机械。如今已40多岁的他，要继承父业，在北大荒施展自己的才华。

吴树江 黄广庆

重庆合川“一招”1.8万亩撂荒田复垦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官渡镇菊星村的一块水田里，村党支部书记何青岛正在用机动喷雾机帮群众喷洒农药。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力缺失，很多田地撂了荒。我们通过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群众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让很多撂荒的土地复垦了。”何青岛介绍，菊星村全村5054人，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不到二三十人，这导致全村7000多亩土地二成撂了荒。

“2018年，村里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由5名村党员干部各贷款6万元，村集体、镇供销社分别入股6万元、5万元，农民将315

亩土地入股，共同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了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喷雾机等农机，搞规模化种植，同时为社会提供耕种服务。”何青岛说。

“农机专业合作社既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运行，又有一定公益性，服务收费也相对较低，大大减轻了农民种地成本。”何青岛算了笔账：以前外地耕作机给群众服务，耕一亩地收费200元，插一亩秧收费200元，收割一亩地收费140元。专业合作社给群众服务，耕一亩地收费120元，插一亩秧收费100元，收割一亩地收费80元。

“由于我年龄较大，做农活已

经很困难，正发愁自己家的地恐怕要荒废了，幸好村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帮了忙。”菊星村72岁村民何昌兰说，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比社会上的服务价格要低得多，这让老百姓种地更有赚头了。

“虽然收费低，但合作社去年还是赚了16万元，主要是农作物和农机服务收入两项；另外规模化种植后，合作社作为种粮大户还获得国家每亩约300元的补贴。”何青岛说，合作社利润的20%会作为村里的公益金，用于扶急救困；10%用于购买农业保险；余下的则用于股东分红和农机购置。

笔者在合川区采访了解到，菊

星村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是全区推动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合川区作为全国产粮大区，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式，组建兼顾市场和社会效益的专业合作社，以破解农村劳力匮乏和土地撂荒问题。”合川区委书记李应兰介绍说。

据统计，2017年以来，合川区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99个，涵盖29个乡镇90个村，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20万亩，仅水稻机收环节就为农民节约成本5000余万元，全区1.8万亩撂荒的土地重新种上了农作物。

韩振